

好一朵茉莉花

虞燕

在扬州个园的后庭住宅建筑群，经过某个月洞门时，发现里面是个颇宽敞的小院，院里齐齐整整地摆放了一些长凳子，游客不算多，或站或坐，像在等待着什么，阳光倾洒而下，院子里的一切都镀上了明丽的光泽。

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她蹲下来对那个老人说：这种门只是底部窄，稍微往上就宽了。来，我在前面抬一把就行。老人坐在轮椅上，正往月洞门里张望，推着老人的年轻人有点无措。我看向她——一张施了粉黛的中年女子的脸，黑色的卷发高高挽起，黑底玫红大花旗袍外披了一条白底碎花的大纱巾。长得不算漂亮，但透着一种婉约美。旁边有人质疑她没那么大力气，她不吭声，双手利落地抓住轮椅两边，迅速一抬，老人便进了院子。随后，她笑得豪爽又调皮：我是千金，怎么可能不行。她的棕色小尖头浅口高跟鞋“嗒嗒嗒”敲在石板地上，银色长款耳环随着她款款行走而微微晃动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朋友嘀咕，这里是是不是有茶馆什么的，这个女人或许是茶馆的老板娘。我明白朋友的意思，女人的着装有点过于隆重和刻意，不像是来旅游的。

等我们在周边瞎转了一会又经过那里时，她再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——正抱着琵琶从廊檐下走过。我和朋友顿时明白过来，她是院子里弹唱扬州小调的。彼时，院子里的游客已比原先多了一大半，占不到长凳子的则都站在凳子与凳子的间隔里，且有越来越往前移动的趋势。我们也进了院子，挤上前占了个方便看表演的位置。

待演奏二胡、三弦、笛子的各就各位，她轻拢纱巾稳稳落座在画满了绿叶紫花的长方体高凳上，双脚则安放在棕色的小凳子上。怀抱琵琶，低眉、抚弦，优美的旋律如潺潺溪水从她的手指间流出，“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。”院子里各种杂音瞬间消失。“……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茉莉花开，雪也白不过它……”流畅的曲调伴着婉转的歌声如水般流淌开来，又如丝绸般柔软舒展着。

她弹唱了一遍又一遍，掌声也响了一遍又一遍。

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她下台来，就坐在我边上的长凳上喝水，看上去有些疲惫，我夸她唱得好听，她笑得爽朗，说比起以前可差得远啦。我当她谦虚，不以为意，拉二胡的男子刚好走过，接了一句：她以前可是XX剧团的台柱子。她叹

了口气，很多年前的事啦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喉咙，这里动过手术后就不行了。

她站起身，眉眼突然生动起来，用手臂划了个大弧，说起当年在剧院演出，舞台比这个院子大，站在台上看去，下边乌压压全是观众，掌声能把人震晕，演出结束后，还会有粉丝去后台看她。十年前，她动过那次手术后，嗓子一度嘶哑，便自动从剧团出来了。她又坐了下来，淡然一笑，说本以为从此再也唱不了歌了，觉得生命里所有的光亮都被收走了，还好老天爷没有苛待她，手术后边配合医生做康复治疗边坚持练习，只要对嗓子有益的事她都会一丝不苟地执行，三年后，嗓子恢复到了原先的七成。我问她在那个园唱了多久了，她说快三年了。她把纱巾拉下来，对角折，穿过来穿过去，折成了个花朵的形状，一朵白色的花，像茉莉花。她把“花朵”拈在手里，边转圈边说：还能唱歌，还有人喜欢听，那就很幸福啦。话音刚落，她“哎呦”了一声，把“花朵”往我身上一扔，箭步冲向台上。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正走在台子边上，大概觉得好玩，欲往下跳，她一把抱住男孩，走下台，交给正打电话的孩子爸爸，说：挺危险的，孩子要看好啊！

第二场开始了，她解开“花朵”重新披上。低眉、抚弦，“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满园花香，香也香不过它……”忽而颌首抚琴，忽而抬眼浅笑，忽而兰花指温婉地在空中划出个弧度，而微风，又恰好轻轻拂动了她的花旗袍和白纱巾……这样的她与身后飘逸清雅的水墨画、华丽复古的宫灯已浑然一体，唯美得像幅画。我起劲地鼓掌。

恍惚间，似有淡淡的花香萦绕鼻尖。



在水一方 李陶 摄

石头姑娘

董改正

聚餐的时候，老杨的车姗姗来迟，我们一溜子站着，看他停车，关门，急急走到后面开门，有一美人，亭亭下车，清婉婉兮。

佳人矜持地接受我们的检阅，或者说冷艳地检阅了我们。老班忙摆出一副绅士的样子，弯腰延客，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是如此，害得我鸡皮疙瘩暴起。好容易进了包间，大伙坐定，却忽然拘谨起来，因为那美人始终不发一言。房间里的空调也无法救场，我们进入不了无拘无束的模式。饭局就这样不尴不尬地冷寂收场。

散了后，同学群立即进入吐槽模式，大伙对老杨口诛笔伐，细数其七宗罪：一，不告而带女友，令我等猝不及防，未能做好相关措施而大跌其相；二，先前我们经过集体论证、考核并通过的甜妹子，为何没有被采纳；三，此女冷得令空调失灵，等你老了御寒能力差了，如何度过漫漫长夜？四，此女不与人辞色，不会沟通，没有旺夫相；五，此女天性凉薄，就像一块石头，你能把她捂热吗？

老杨发个捂脸的表情，说：“不是有七条吗？还有呢？”老班说让他自省，自己填上两条。老杨先阴笑一个，飞速写到：“六、此女虽不十分漂亮，但气质绝佳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令我老友皆自惭形秽，此其罪也。”他立即陷入被许多“锤子”敲打的境地，是以第七条未能上传成功。最后班主任周老总结性发言：小杨啊，我觉得那个石头女孩不靠谱啊，你会受苦的！

老杨是个土豪，今年四十了，还是单身。年轻时忙着事业，时间一晃就把他晃老了，大家都慌了，都给他出主意，为他物色相亲对象。因为是团队协作，所以我们物色的女孩子有甜美型的，学者型的，稳重型的，幽默型的等，差不多有十几个，都是气质和颜值俱佳的。她们也知道老杨的经济情况，最起码物质基础她们是认可的，只差上层建筑有待接轨——但居然没有一个速配成功，而原因在于老杨“没感觉”。

这次他带来的这个石头女子，虽然我们有些隔膜，但能看得出老杨是一往情深的。钟书先生说，年纪大的人谈恋爱就像老房子着了火，救不了。我们这三十几个消防员深谙真理，谁也没打算赴汤蹈火去救他，男人皮糙肉厚，失个恋就当是锻炼心智，可以做疫苗用。我

们在群里坐等老杨哭哭啼啼地来赋诗，但他居然就消失了，不再精力旺盛地上蹦下跳、插科打诨、发段子发红包了，这让我们这群“诸葛又亮”很是尴尬。我们开始望眼欲穿地思念有老杨在的同学群。发红包钓他，结果钓上来许多潜水者，就是没有老杨；他也没丝毫反应；打电话给他请他吃饭，他都说忙。忙啥呢？

就这样一年过去了。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傍晚，老杨驾着祥云莅临同学群上空，洒了三十九张请帖。请帖是动画相册，里面的公主赫然就是石头女孩。她几乎没有化妆，还是有些冷冽，但眉目之间，依稀有了笑意，她看向老杨的眼神是纯净的，纯净的爱意。我们这些孩他爸孩他娘都有些醋意，这老杨的人生也太完美了吧？因为不能确定那位石头女孩在不在老杨旁边，所以都纷纷祝福，并表示届时一定光临指导。

老杨的婚礼是在一个聋哑学校举行的，他的妻子是这所学校的教师。她有听力障碍，小时候是弃儿，在福利院长大。老杨在一次心血来潮的捐赠中认识了她，被她眼里的纯粹和忧伤打动，她纯粹得像块蓝水晶，令他“就像一头栽进了蓝天”，便不由自主成了逐光的向日葵。她起初抗拒着他，不愿接受来自同情和怜惜的爱情。这一年来，老杨将公司交给了自己的哥哥打理，跟在她身边做义工，去西藏青海，去偏远山区，老杨的那点跳脱飞扬被锻造成沉稳干练，堪托终生。

在婚礼的最后，石头女孩拿过话筒，尝试用自己听不到的声音答谢来宾。她看向我们这边，吃力的一字一字地说道：“石头也会温暖，石头也会开花。”她的声音不好听，但我听见身边响起了啜泣声。我相信石头不暖则已，一暖就是一辈子；我相信石头不开花则已，一开花就是百年。

